

從豪傑到裁縫：

在「滿洲國」獄中

吳崇蘭

——奇人修廣翰之三

操場排隊等候判決

修廣翰一行人，是在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宣判的。他們在偽滿監獄裡大約住了二十多天，大家都不知道未來的命運如何？這天早晨的時候，天氣很冷，天上有一點雲彩，修廣翰和通化師範的校長及同事，以及其他各校的校長和教育科長，都被叫到操場上去，站成一排，大家都猜不透做什麼？卻原來是要宣判！——沒有經過調查，沒有經過審問，就這麼宣判定罪了，真是暗無天日。

最先是縣立中學和縣立女師的教職員約二十餘人，被叫進法庭，全部判了五年緩刑，都釋放了。所以他們從法庭回來，就由監房的看守忙著為他們劈開腳上掛着的鐵鍊。打開鐵鍊，也沒有什麼好收拾的，就忙著離開了監獄。第二批是通化師範的六個教員修廣翰等，他們一進去，就看到上面高台子上，中間坐的是個上校階級的人，兩邊坐的是少校階級，再兩邊是上尉階級，一共六人。下面有兩個記口供的書記。中間那人先問

大家的姓名、籍貫、年齡，問完了，中間坐的審判長就站起來宣判：「……你們是戡亂期中滿洲國的叛徒，本法官仁慈，姑念你們是從犯，依照懲治盜匪法第一條第三項，從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過你們都是教員，公務員判刑加三分之一，所以是十三年四個月徒刑，你們都還年輕，改過還來得及。……」

於是，修廣翰等六人，又被送回監房，回顧操場上，還有五個人留在那兒。那五個人是通化師範校長修儒，通化師範前校長馬驥北，縣中馬清川校長，女師校長修祿，以及縣教育科長藍科長。這五人當場即被判死刑。因為他們是顛覆滿洲國的主犯。他們的眼睛被蒙上布條，用大板車拉出去大西門外槍斃。

瀋陽大西門外是犯人行刑的地方。一般人平日罵人時會說：「你想出大西門啊？」意思就是你想找死。大西門外的刑場是個馬蹄型，三面都用土堆起來，豎着一塊大匾，寫着「刑期無刑」。是清朝留下來的。土堆堆得像房子那麼高，為

的是怕子彈會飛出去。中間是一個圓形的場子，犯人進門，面朝土墩跪着，背上綁着招子，上面寫着「顛覆國家，反滿抗日的叛徒×××」。檢察官到那兒用筆一勾，立即就槍斃。

修儒校長的家，就住在陸軍監獄旁的一條街上，他在當校長之前，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統治時，原是這監獄的軍法官，到了滿洲國時才當教員。他雖改行，監獄中好多人還是他的舊同事。他在裡邊有什麼事，那些舊同事都會偷偷去告訴他家人。他在槍斃的前一天，他家裡也得到了消息。所以第二天，家人買了棺材，披麻戴孝，雇了一個大板車，在監門口等着，他一出來，他們就跟在後面哭着跑。由於修家得到修校長要槍斃的消息，修廣翰是通化師範的教員，自然休戚相關。修廣翰的太太因為孩子太小，無法前來，修廣翰的父親修成文趕來了。他就搭了修家準備的車，一起去大西門外。到了大西門外，就和那些看熱鬧的人一起站在那高高的土墩子上看，可是他老眼昏花，又是在悲傷之時，下面跪着的人，有沒有修廣翰，根本看不清楚。只聽得槍聲砰砰

碎的打了五下，人就一個一個倒下去了。等着收屍的，哭哭啼啼的抬着棺材走了，牆下一些工人在作打掃工作。修祿、馬驥北校長等的家庭都不在這裡，自然沒有人收屍。修成文就對着場子裡的工人問道：「先生啊，請你代我看看，裡面有沒有一個姓修的？」底下的工人看到修祿的招子，連忙回答道：「有，有一個姓修的。」修祿是一個稀少的姓。修成文並不知道監獄中還有一個姓修的，所以一聽工人的話，立即就骨條骨條的由土墩子上滾下來，跑到那屍首處，那些工人和士兵攔都攔不住。

老父誤認兒已槍斃

「我的兒子被槍斃了，你們還不讓我看看我的兒子……」他老淚縱橫的喊着。場內的人，看到他傷心的神態，也感動了。也就由着他去，他看到地上血泊中幾具屍體，也不知道那一個是修廣翰。他又不認識字，只好又去問旁邊的人：「那一個是姓修的？」他們指點着修祿的屍首告訴他，「這個是姓修的。」修成文就抱着屍體嚎啕大哭。哭了一陣，才發現這個屍體的臉貌不像他的兒子修廣翰。修廣翰才二十六歲，是個年輕小伙子，這一個屍體，卻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嘴上還留有鬍子。他正在驚愕中，那工人又來了。

「老頭，你要買棺材，就快去買。我們要等着清掃收屍呢！」

修成文就指着那招子道：「這上面寫的是什麼？」

「你不認識字啊？」

「我不認識。即使認識，我眼睛也看不見呢！」

「這個人叫修祿。你兒子叫什麼？」

「我兒子叫修廣翰。」

「啊！你上陸軍監獄去找他吧！他沒有死。他被判了十三年四個月徒刑。」

修成文一聽兒子還活着，不覺轉悲為喜，立刻回到旅店將沾染了血跡的衣服換去，跑到陸軍監獄去探監。自從修廣翰被日本憲兵抓走，家裡還是第一次獲得他的消息。這份悲喜，真是不能言述。

陸軍監獄是不許接見的。修成文道：「不許接見也罷。我只要打聽一下，有沒有修廣翰這人在裡面？」

監獄管理人員查看一下，說：「這個人現在監房裡面。」

「那麼我什麼時候能被允許接見他呢？」

「現在撫順城新修了一個監獄，叫思想校正院，他們這批判了徒刑的人都要送去那兒改造去。你們可以到那兒去探看他。」……

修廣翰的家裡，這才知道他即將去撫順監獄。其時他的岳父趙恩厚家就住在撫順城。修廣翰的太太在旅店裡得知修廣翰的確息，就帶着孩子回娘家去等候消息，希望能够在修廣翰解到撫順監獄時，在火車站見一面，看看修廣翰成了什麼樣子？恰好修廣翰的岳父認識火車站上一個站務員，就拜託他說：「那一天要有瀋陽解來的囚犯，你打個電話告訴我，我的姑爺就要被送過來，只是不知是那一天？」站務員當然事先也不會知

道消息。不過他知道，這些解過來的政治犯，都是重犯，他們來時，火車站必定會戒嚴，不但有上刺刀的兵來監視，還會有大卡車來接。只要有這現象，他就可以猜得到了。

一起解那天，是一月二十八日，正是陰曆的臘月二十八日。是宣判後的第八日，修廣翰一行有齊榮祥、田文耀、何錫光、李翰藻、藍兆環等六人，手上都戴上手鐐，用一個大鐵鏈鎖在第一個人的手鐐上，然後在脖子上繞一圈，牽到後邊，又鎖在第二人的手鐐上，照樣在脖子上繞一圈……一直通到最後一個人。另一鐵鏈，鎖在第一個人的腳鐐上，然後通向後面，將每一個人的腳鐐鎖在上面。若有一個人步子走快了，所有的頸脖子就被鏈勒緊了。真是苦不堪言。拖着這一連串腳鐐手鐐和鐵鏈，要想爬上火車無能為力，還得看守架着上去。這天又是下雪天，修廣翰他們是下午四點鐘從瀋陽出發的，九十里路一個多鐘點即到了撫順城。車子一進站，修廣翰從窗口口看到他的太太帶着他的兒子，站在火車站站口上。不知道他們等了多久？他們頭上戴着的帽子，已經積雪盈尺，他看到他們，心都碎了。

押解轉監車站見妻

當時的看守長姓邵，是個很忠厚的人，修廣翰就對他說：「報告看守長，我現在有一點事。」

「就要下車了，你還有什麼事？」

修廣翰就指着窗外站口上站着的妻兒說道：「你看到嗎？那站子口上站着的，是我的太太和

兒子。我想和他們說幾句話。」

「按照規矩，這是不可以的。不過，今天車站上已經戒嚴了，也不會發生什麼事的。我給你一分鐘。」

「謝謝。一分鐘足够了。我並沒有許多話要說。只是他們已經站在那裡很久了，我若不去見一面說句話，他們會很失望。」

「好。」姓邵的看守長立刻就對看守說：「一會兒下車了，准許他跟太太說幾句話。」

修廣翰去和他太太說話，由於鐵鏈子的綁捆，他是不能單獨行動的，所以其他的人也一起跟過去。大家都是通化師範的老師，修廣翰太太都認識，所以大家七嘴八舌，都請修太太帶信給自己的家人。修廣翰只簡單的跟他太太說：「我現在被送到撫順監獄去了。聽說可以送鋪蓋，給我送個鋪蓋來。另外給我打聽打聽，可不可以送吃的東西？如可能，給我送點吃的東西來，我太餓了。」

有人來催促上路。他只好跟他的妻兒揮手告別。大家上了囚車，就被載到監獄。監獄在撫順城西牆外，緊靠城牆。站在城牆上，可以看到監獄院子中的活動。

他們一進監獄，第一件事就是全身檢查。凡一切可能的危險物都被搜去，甚至於皮帶亦被拿走。然後打開鐵鏈，填寫身份簿，亦即生死簿。上面除姓名、籍貫，犯罪事由外，更記上何年何日進獄，何年何日出獄，或某年某日槍斃……其他一切瑣事全部記上。判決書也夾在一起。手續完畢，即便收監。

獄規森嚴年節慘劇

這所監獄是新建的，比較起來，理想多了。

修廣翰他們住進去時，監獄才修建了一年多。監房很新式，窗子很大，房間兩旁是板鋪，門角上有一個像電話亭一樣的廁所，隨時可以上茅。還有一個洋灰做的水盆子，可以洗手。這水盆子是做在牆上的，不能移動。爲的是怕炸獄——暴動越獄。每一個監房住二十個人。監房中有一些不成文的習慣：新來的囚犯睡在靠馬桶的地方。坑頭是老資格的囚犯睡的，看守有什麼事情，都是先和他說。其他的囚犯有什麼請求，也必先獲得他的許可，然後才可以和看守說話。白天面牆坐，不可交談。晚上睡覺，翻身得站起來翻，不可打鼾。小便不能出聲。……總之，規矩甚多，執行也很嚴。他們一進監房，睡坑頭的老資囚犯就先講規矩。

犯人與犯人間交談是犯法的。偶爾交談，若被窗外的看守發現，交談的人就要喊出去挨一頓好打。打人的工具換了一種膠皮帶，有如自行車的車胎質料。抽打在犯人的身上，痛入心肺，但沒有聲音，也不出傷。

這個監獄可以有飽飯吃。所謂飽飯，就是不致餓得人頭昏眼花。飯分八等，是依照飯糰的大小來分。飯糰有大小八種，每種依照大小刻上12345678等數字。所以每一個飯糰上都有號碼。8號的是最小的飯糰，是供病人食用的。坐在監房，不出去工作的吃七號飯糰。監獄中有五個工廠，即編草繩做草蓆子的工廠；做洋鐵壺

、洋鐵管，洋鐵盤的工廠；打襪子的工廠；木工廠；縫紉工廠。在工廠做工的人，依照費力的大小，而吃不同等級的飯。水是很珍貴的。不但沒有水洗臉，也沒有水喝，那個洋灰做的水盆，雖設而不用，已經有了一層厚厚的灰塵。

修廣翰他們是陰曆臘月二十八日到這個監獄的。第二天就是臘月二十九，第三天是大除夕，第四天就是年初一了。

修廣翰因爲在路上受了寒，在火車站見到太太和兒子，感情和精神大爲激動，內外夾攻，一進監獄就生病，發燒高達一百多度。看守叫他躺在木板鋪上，他糊糊塗塗的做夢，發囈語，嘴裡焦渴，卻找不到一滴水。初一那天，看守爲了過新年，給這個監房一壺涼水，作爲二十人洗臉之用。修廣翰見到那壺涼水，就像瘋狗一樣，爬起來去抓着那壺哀求道：

「你們大家發發慈悲心，做做好事，讓我喝一口水，我快燒死了……」

人在監獄住久了，長期的飢餓、折辱、缺乏、困苦，以及身體上的痛楚……可能使人失去了那點人性中與生而來的惻隱同情之心。那睡坑頭的老資格囚犯跑上來把那水壺搶走了，把修廣翰推在板床上，掐着他的脖子說道：

「媽的，一年才得一點水，你要喝？」那兇巴巴的樣子，簡直像一隻瘋狗。

然後，他把水倒在那洋灰盆子裡。那盆子一年都沒有用過，上面積滿了灰塵，水倒下去就髒了。他在那盆裡洗了臉，其他的人，依次輪流洗，等到十九個人洗完，他就說道：

春瘟病死三千多人

「送給他，讓他去喝吧！」

修廣翰實在燒得渴極了，他從床上爬起來，不用分說，就伏在盆子上，像牛飲一樣，呼嚕呼嚕的將那和着洋灰泥，以及十九個人臉上的髒垢，變得有如米湯的水漿喝了下去。他喝完了，心裡想：這次大概沒命了。誰知他躺到板鋪上就開始出汗，汗出如漿，出過汗，病居然霍然而癒，這盆泥漿水，竟像一帖仙丹，比吃藥都好。這個親身經歷的奇蹟，使修廣翰懷疑平常所說的衛生的含義。

犯人終年沒有水喝，偷吃一點窗子上的霜花，被看守知道，都要受膠皮鞭打的刑罰。這樣到了開年的春三月，即陽曆四月的時候，雪開始溶化，獄中就開始發生春瘟。天天死人，有天修廣翰早晨起來，看到貼身睡在旁邊的人還沒有醒，仔細一看，早就沒有氣了。就這樣接連着死亡，死了三千多人。

監獄的棺材，是用幾塊板子釘就的，底是活動的，稱為漏底棺材，死人裝在裡面，抬到外面，挖一個坑，把活動底板抽開，死人就掉到坑裏，再掩上土，就算了事。其時因為每天死的人太多，棺材就不上蓋，一次裝四、五具屍體出去埋。許多野狗，掘食死屍，吃得眼睛都紅了。警察又多了一項打野狗的工作。這時滿洲國的司法部也着了慌。派人到監獄監督消毒打掃，一面又從別的地方移來三千名囚犯。這一次的清理，把監房中的蟲子臭蟲倒是弄乾淨了，只是春瘟依舊，

恐怖死亡仍然延續着。

求有水喝立誓保證

監獄裏的組織，一共分三科：即文書科、作業科、戒護科。文書科專門管理行政；作業科專門管理工廠；戒護科顧名思義，即是警戒和保護，實際上就是犯人的閹王殿。這科的科長叫松本，是日本人，他本人還算和氣。由於修廣翰曾在日本留過學。鍍過金，會說日本話，他每天到監房去巡視，必定和修廣翰說幾句話，問問犯人的生活情形。這天他去監獄，就和修廣翰談起春瘟事件：

「為何你們中國人會鬧傳染病？」他問：

修廣翰道：「我家養牛，我深知養牛之道。

牛在冬天，如果一冬都不飲水，就會鬧瘟牛。以此推理，若果人一冬不喝水，一定也容易鬧傳染病。」

「囚犯那麼多，如果要燒開水喝，那有那麼大的鍋天天來燒水？」

「這個你弄錯了。日本人喝冷水會生傷寒病，所以不喝冷水，中國人呢？我們鄉裏從小到大都是喝涼水，已經鍛鍊習慣了。」

「你的意思是可以喝涼水？」

「是，可以。」

「你的意見很好，我回去研究研究。」

松本回去之後，立即提出這個意見，但是中國看守都反對。因為給水，就得有一隻水缸。這隻水缸，就可能成為犯人越獄的武器。所以松本又來問修廣翰，他說：他想每天給一缸水，但怕犯人打破水缸，利用它來作炸獄的武器，給跑了犯人。修廣翰爲了爭取整個監獄囚犯的生命安全

，又和松本解說道：「中國人是講因果報應。這水缸，關乎我們五千人的生命，即使殺人放火的強盜，也應該會有良心，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我們可以每房的二十個犯人立一公約：如那個房間的人，有發生炸獄之事，那個房間的人就永遠不能使用那水缸的水。」

松本覺得這建議很好，就說：「那這樣好了，我就叫你做犯人的代表，星期天在教誨堂集合時，我請你上台和大家說一下。你本人是犯人，說話比較有感情，比較受聽。如果官方去說，倒像命令了。你敢不敢去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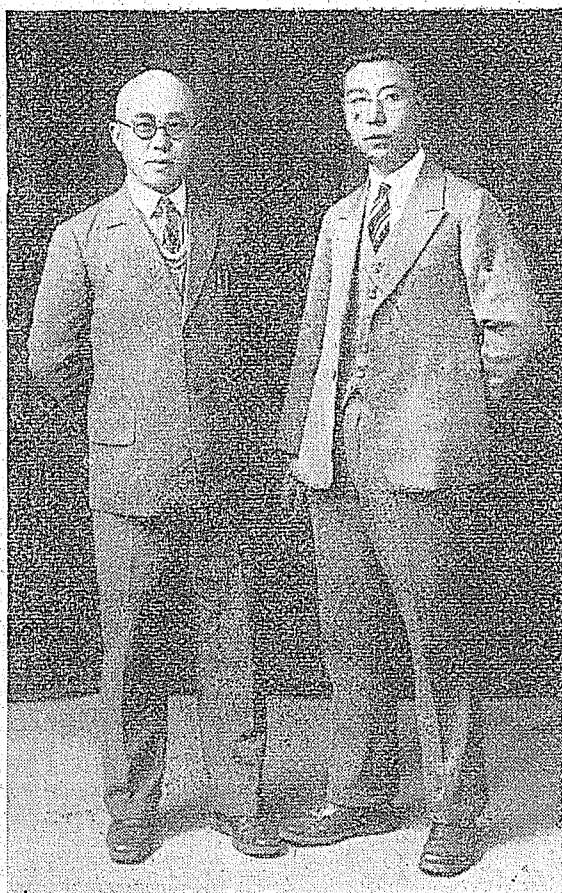
修廣翰道：「我怎麼不敢？我還可以立誓，如有利用水缸來炸獄的事情發生，不論是發生在那一號監房，我都算同夥，被罰不喝水。」

松本聽他這麼說，非常讚許，認爲他的心腸很好，那個星期天，大家到教誨堂去，松本就宣佈每號監房要給一水缸，裝水給大家喝。大家聽了，都歡呼起來。松本又說：「給水缸的細節，我還要叫六一三號來說一下。」

監獄中的囚犯，是沒有名字的。一律都用號碼代替，六一三，就是修廣翰在監獄中的號碼，也就是他在監獄中的名字。於是他上台去說道：「這水缸有關係我們五千多人的生命，我們因爲沒有水喝，鬧病死了三千多人，這種痛苦，這種恐怖，大家都深知的，我希望大家要有良心，絕不可以利用水缸來炸獄。如有這樣的事發生，同房間的人都得受罪。我也已跟松本科長發誓：如有人利用水缸炸獄，我就得同罪。希望大家摸着良心，絕不要連累別人。」……

當時所有的囚犯都同聲說：「我們都記住了。」

於是第二天就有了裝水的缸，大家都有水喝了。修廣翰為此很安慰，覺得自己雖然因為愛國作了囚犯，但身在監獄中還是做了一件積德的事。次年果然再沒有瘟疫發生。修廣翰提起那次的瘟疫，仍然心有餘悸。他常想：那樣風行雷厲的瘟疫中，他竟能僥倖活着，可能是入獄生病時喝了那一盆泥污水得了免疫。其實，我國人不是常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又說積善之家慶有餘。以及吉人天相……等等，他之能够逃出這個劫數，又何嘗不是因為他是屬於慶有餘的吉人呢？



奉天省立師專校長林耀山（右）民國二十年調任遼寧第二師範校長時與同事張乃曾（左）合影

修廣翰在獄中那一段時日，監獄中曾發生過三次炸獄。囚犯把看守打死了，奪下看守的槍，但最後都沒有能够逃出去。因為他們無法通過那電網。最後都被打死了。三次炸獄，囚犯都沒有動那水缸的念頭。他們甚至拿下洋灰水盆的水管來作武器，却不動那水缸，總算在生死關頭還記着顧念到五千同伴的生命。還算是有良心的。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這句話是民國十七年任奉天省立師範專修科學校的校長林耀山常常說的。修廣翰念念不忘，深記於心。畢業後，做人處事，無時無刻不以這八個字自勉。只有對於良心安定之事，他無不竭力去做。林耀山現在還健在，住在台北，已經八十多歲。民國十六年，修廣翰曾回國去了一趟，他去拜訪林耀山校長時就說：「我記着你說過的『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八個字，所以我現在活到六十多歲還沒有死掉。」

林耀山校長聽了呵呵大笑，感到很安慰。

從代姜勳受過，到為五千多囚犯請命爭飲水，修廣翰可說做了兩件大好事，尤其是後者，幾乎是救了所有的囚犯，包括他自己的生命。而一年以後，他又救了三百多個囚犯的生命。

獲准做工學幹裁縫

在獄中面壁一年，由於行為良好，這些反滿抗日的所謂叛徒就被准許出去工作。能够被允許出去工作，有很多好處：第一，腳上的腳鍊可以換輕一點的。第二，可以按照工作的輕重，多吃一點飯。又可以出去走走，活動活動。所以在獄中的囚犯，人人都希望有工作的機會。

修廣翰是選擇的裁縫工廠。先是練習鋪棉花，再行縫。實習一禮拜，即開始正式工作。所謂正式工作，即是一種強迫工作。即工廠裏提出一個標準。如果做不到標準，就得挨打。如果做到標準以上，即有獎。最初做的，是礦工的棉坎肩。這個廠是日本人技師野元實經營的。規定每個犯人一天要做十四件棉坎肩（背心）。要是做得不够數，即使少一件都得挨打。野元實是正機師，另外一位中國人姚永和，是副機師。他們兩人原是師兄弟。都是學洋服服的。不是管理工廠的人才。只是沾了日本人的光，就到這廠裏來管理工廠了。這廠開始時只有三百多人作業，野元實不會說中國話，都要姚機師當翻譯。如姚機師不在，或姚機師正在忙工作，他就要會說日本話的修廣翰當翻譯。由於這個原因，看守王奎德，對修廣翰就另眼看待。王奎德是東北人，脾氣暴躁，凡事稍不稱心，就會打人，常常三百多作業人

員排好隊，每人都給他用膠皮鞭打一頓。修廣翰自從在工廠工作，即沒有挨過打。

在廠裏做了一年工，這個工廠就擴大了。腳踏的機器，也換了馬達的機器，一開馬達，便有四十部機器發動。剪裁也有了一張大枱子，每次剪裁，就是一百匹布。剪刀也是用電剪。工廠擴大了，工作也增多了，就需要有人來設計、策劃、管理，可是野元實和姚機師只是裁縫師。他們只知道一件一件衣服縫製，不知道一批一批的出貨。這時要做開東會的卡其布制服，一批就是數萬套，限期要做好交出，急迫得不得了，野元實却沒有辦法快速交貨。作業科長芹澤，問計於修廣翰，修廣翰心想：「我原是反滿抗日的愛國份子，我去幫日本人的忙，算什麼一擋子事？」繼而又想：「要想早早脫離監獄，必須先取得優越地位，才能假釋放，人能出去，才能為國家作事，否則就只有被折磨死，於事何補？」於是他就和原來在學校的同事商量，他們都一致主張修廣翰去出主意幫忙，如此囚犯們都可以得到好處，亦算是積德之事。

「你不能老想這是為日本人作事，心不甘，情不願。你應該想想你這是為大家解決困難。」他們大家都說。

行分工制獲散步權

修廣翰聽了他們的話，也覺得有道理，所以第二天他對芹澤說：他可以策劃這個事情；他要一個助手，這個助手叫計數夫，專門湊合分工的成果。工作不再是一件一件做，而是大家分工

業：做領子的專門做領子，做袖管的專門做袖管，做前襟的專門做前襟。……工作容易的，分配的機器少一點，工作難的，分配的機器多幾部。……如何使彼此的速度配合得剛好？實驗了三個禮拜，一切就弄妥了。芹澤見到成績不錯，十分高興，就給了修廣翰一個名義，叫指導輔助。給他脫下了腳鍊，又給他一頂綠條子的小帽，上面寫着「指導輔助」幾個字。另外又發給他一張獨步證，他可以有自由獨步的特權，不必要看守跟着。

由於修廣翰做了該廠的指導輔助，通化師範的五位老師也跟着升了天，都有機會到該廠去做工了。同時，也由於修廣翰有獨步的特權，別的監房的看守，見他有獨步證，都給他開門。犯人有消息要告訴別人，他也給他們傳達消息。無形中他成了犯人們敬愛的頭目。尤其是在一起工作的三百多人，對他更為愛戴。不過他雖然做策劃，調配等實際工作，他因是囚犯，只能在幕後工作。一切還是由姚機師來發號司令來執行。修廣翰的伙食也有了一點改進。原來的伙食是鹽和飯。現在每個禮拜可以有兩尾像手指大小的鹽水黃魚。那兩尾小魚，對他們這些囚犯來說，比山珍海味都珍貴。他獲得那兩尾小魚，都是和通化師範的同事們分食，兩尾小魚，六個人分，一人只吃到一節手指那麼點，還經不起一口。不過大家已視為很享受了。

後來工廠裏又增添了七部勝家公司的新機器。鎖眼、釘釦，全可以用機器。由於這種新機器很貴，壞了又沒法修理，所以很寶貴，放在一個

特別的房間裏，先由修廣翰學，他學會了，再訓練其他的犯人。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間，修廣翰已經在監獄中度過了三年多的日子。這時監獄中忽然又來了三百名「叛徒」。是從熱河監獄搬過來的，也都是被判十年以上的徒刑。修廣翰一聽說是「叛徒」不覺同病相憐。因為他可以自由獨步，所以他立刻就去看他們。他一看他們的慘樣，禁不住傷心掉淚。這三百人在東北零下四十多度的寒天，都只穿一件單衣、單褲，沒有鞋，也沒有襪地赤裸着腳，手脚都凍得像烏鴉的爪子，變成了黑色，原來他們都是京東七縣（河北、北京到山海關、冀州、玉田、豐潤等）的莊稼人，在八月間，天氣還很暖和，正是耕地收割的時候。游擊隊來了，把日本兵打死了，日本兵來捉拿時，他們跑了，就把這些莊稼人捉來當游擊隊，鞭打、灌水、受盡酷刑折磨。他們若被送到汪精衛的偽組織，判罪就不致很重，但他們被解到熱河，熱河歸滿洲國管，所以就受軍事審判，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到了陰曆十二月間才送到撫順的這個「叛徒監獄」。……

為新犯人爭取棉衣

看着那三百個凍餒的囚徒，修廣翰知道，為他們爭取一件棉衣，是急不容緩的事情。他知道發秋衣是歸戒護科管。他因為管理工廠，對獄中的官吏，也有了說話的餘地，他就找戒護科的科長松本為那三百人請求發秋衣（即棉衣，監獄中囚犯只有棉衣與單衣兩種。）

「如果讓他們穿着單衣過冬，不久他們即會死去。如果他們死了，也是撫順監獄的事情，何不發他們一人一件棉衣，讓他們過冬，救他們一命呢？」

松本聽了他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就去查庫存的棉衣，他查出棉衣早就發過，庫存只有六十套，無法分給三百人。莫可奈何，只得任其聽天由命。

「但做好事，莫問前程。」修廣翰又想起師專校長林耀山的話。但是他自己本人也是一個囚犯，又怎能去救那三百人的命呢？他晝夜思想，不能成眠。白天，他還是抽空去看那三百個囚犯。那看守對那三百人說：你們若看到那個戴綠色小帽，上面寫着指導輔助字樣的囚犯來時，就跪地求他，除了他，沒有人能救你們的命。……修廣翰下一次去看他們時，他們就真的向他求告。那一聲聲淒慘的呼聲，使修廣翰更為難過。回到工廠，和通化師範的同事們說：我們一定得想法子救他們。那些同事都是年紀比較大，閱歷較深，也比較世故。都說：「我們都是囚犯，怎能救得了他們？你別多管閑事，若是你犯了法，我們也不得了。到時候，人沒救着，反而連累了我們。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別管他人瓦上霜。活一天，算一天罷！」

修廣翰道：「這怎麼行？我們都是有血氣的人，我們原來的初衷就是為的愛國救國，現在來了行將凍死的人，怎能見死不救？我們一定得想辦法幫忙。……」

那晚，他思索了一個晚上，終於想出了一個

辦法。這個辦法，他得狠一狠心，看着一個無辜者受罰：

使用巧計幫助難友

那個縫紉工廠特別室中的新作業機，特種機師除了修廣翰外，尚有六個作業人員，修廣翰訓練出來的六個作業人員，一個月打眼釘鉤要出一萬二千套衣服，若果機器壞了，整個工作勢必癱瘓。修廣翰在大家吃飯的時候，偷工把一個打眼的特種機器的螺絲鬆了一下，由於他常常檢查機器，又是在吃飯時間，所以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等到大家吃飯回來，那個打釘工人一打開機器工作時，只聽得「拍」的一聲，那機器的上下齒都斷掉了。機器也停了。那工人嚇得臉色發白，機師看到機器停了，也嚇壞了，立即打電話報告上面。機器停作，立即影響衣服的產量，接來的工作就不能如期繳出。而工作都來自軍事機關，產品不能如期繳出，軍法處分是很嚴厲的。所以上面接到報告，不久就派來了幾個日本警察，滿口八格耶魯的不由分說，將那個打釘工人幾個耳光打得滿臉都是血。修廣翰見到那個年輕人被冤枉挨打，心中很難過。但是為了救那三百個人，也只能袖手邊觀，讓他受冤。後來那些警察要把那年輕人送到戒護科去，交軍法處審問。修廣翰才挺身出來說道：

「現在機器已經壞了，隨便怎樣責罰他，也無補於事。機器用久了，總會壞的。我們應當檢查一下，去發現毛病在那裏，究竟是什麼原因？然後才可懲罰他。」

大家聽了他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就請修廣翰來檢查。修廣翰當然知道毛病出在那裏？他假意東找西看，最後才像發現新大陸般拿出那個鬆了的螺絲釘出來給大家看，說道：

「這螺絲鬆了，當然機器就不能動了。難怪一開動齒就斷了。」

大家看到毛病出在機器身上，也就放過了那個年輕人。但是事情還是沒有解決，一個個問修廣翰：「現在怎麼辦？」

「我倒有一個法子，只是不知你們意見怎麼樣？」修廣翰思索了一下說。

「什麼法子？說出來聽聽看。」

「現在熱河不是派來三百個囚犯嗎？我們派人去教他們用手工來縫釘眼。只要教三天，就可以學會了。他們一天一人做五件吧？一天就能有一千五百件出來。我們的作業就不必堆着了。一切就可以按期繳出，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這主意不錯！我們趕快派人去監房教他們。」

「現在不行。」修廣翰說。

「怎麼又不行了呢？」

「那三百個囚犯凍得全身索索發抖，碗都拿不住，那裏能拿針？」

「那怎麼辦？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啊！」

「只要給他們棉衣服，他們就不會哆嗦了。」

「那裏有那麼多棉衣？」

「我們這監獄在關東軍不做服裝時，就做全國的囚犯棉衣，現在庫存不是還有一千七百餘套

衣服嗎？發給他們穿好了！」
「那是屬於司法部的。私自挪用，頭都要搬家的。」

「不要緊，我有法子。」
「你有什麼法子呢？」

移花接木敢說敢當

「我們還有四萬套衣服沒有做完，關東軍的訂單就來了，現在我們先撥三百套出來，給他們穿上，將來做這四萬套時，每件衣服短半寸，誰也看不出來。放棉花時，一套十二兩，我們放十一兩半，這樣不就省出了嗎？」

「這法子也成，但太冒險，你有把握嗎？」
「當然有把握。我願負全責。」

「那你得立據為憑，寫個願書，簽上字，如有差錯，你得負責。」

「好，我寫！」於是修廣翰就依言寫了願書，簽了字。通化師範的同事們都為他捏一把汗，說他自己想找死。修廣翰說道：「我不是找死。實在是不得已，不過，即使為這事死了，也無所謂。人反正遲早都要死。能够救三百條人命，死也值得。」那三百個囚犯，就這樣得救了，但雖是如此，第二年還是死了六十多人，要是沒有這棉花，三百人一個都不會賸。至於那衣服，後來在裁衣服時，修廣翰都按照計劃做，最後賸了四百三十套。作業科科長芹澤，對修廣翰大為賞識，認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好人。

這個監獄，一共有五千多囚犯，有朝鮮的獨立黨人、日本的反皇黨、蘇俄間諜、共產黨以及

反滿抗日的國民黨。其間以國民黨人數最多。都是重刑政治犯。最輕的刑都在十年以上。人在監獄中，心情是完全兩樣的，很多平常計較的事，會不再計較了。很多平常認為重要的享受，也不覺得重要了。人性的好與壞，善與惡，沒有絲毫掩蓋，完全坦陳暴露。樣樣都是赤裸裸的。沒有羞恥心，也不講求面子、身份、地位。

監獄中有教誨堂、教誨官和牧師，在禮拜日是專司教誨之職，信佛教的，信天主教的，也各有教官主講。

在監獄裏不能看書，唯一可以借來看的，就是佛經和聖經。後來「宣統皇帝」溥儀，被判了十年徒刑，也是在這個監獄度過，聽說最後死在北京。

各位敬愛的市民：

茲將「台北市統一發票給獎辦法」摘要敬告如下：

一、特獎為四個，每一個特獎都發給獎金新台幣拾萬元，如搖出特獎號之統一發票尚未使用出，或特獎中獎發票逾期未領時，均於次月份增加特獎獎額，可增加中獎的機會。

二、頭獎獎金為壹萬元。

三、貳獎獎金為壹千元。

四、叁獎獎金由壹百元提高為肆百元。

五、肆獎獎金由伍拾元提高為壹百元。

六、飲食業專用統一發票，如中頭、二、三、四獎者，除照前列各獎規定給與獎金外，另照應領獎金額加發百分之五十。

統一發票每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在中華電視台播出公開搖獎實況，各獎中獎號碼並在第二天報上刊出。祇要您在購買東西的時候，記得索取統一發票，並按時對獎，中獎機會必跟隨您。

此外，並設置了「幸運發票通訊獎」乙種，祇要您將當月份購物統一發票的號碼寫在明信片上（每張發票限寫一張明信片），於次月十日前，寄到台北市郵政第十四——五八信箱，就可以參加幸運抽獎的活動，抽獎獎品豐富，包括有彩色電視機、收錄音機、手錶及高級彩色鍋。歡迎您通信參加，祝福您幸運中獎！

台北市稅捐稽徵處 敬啟